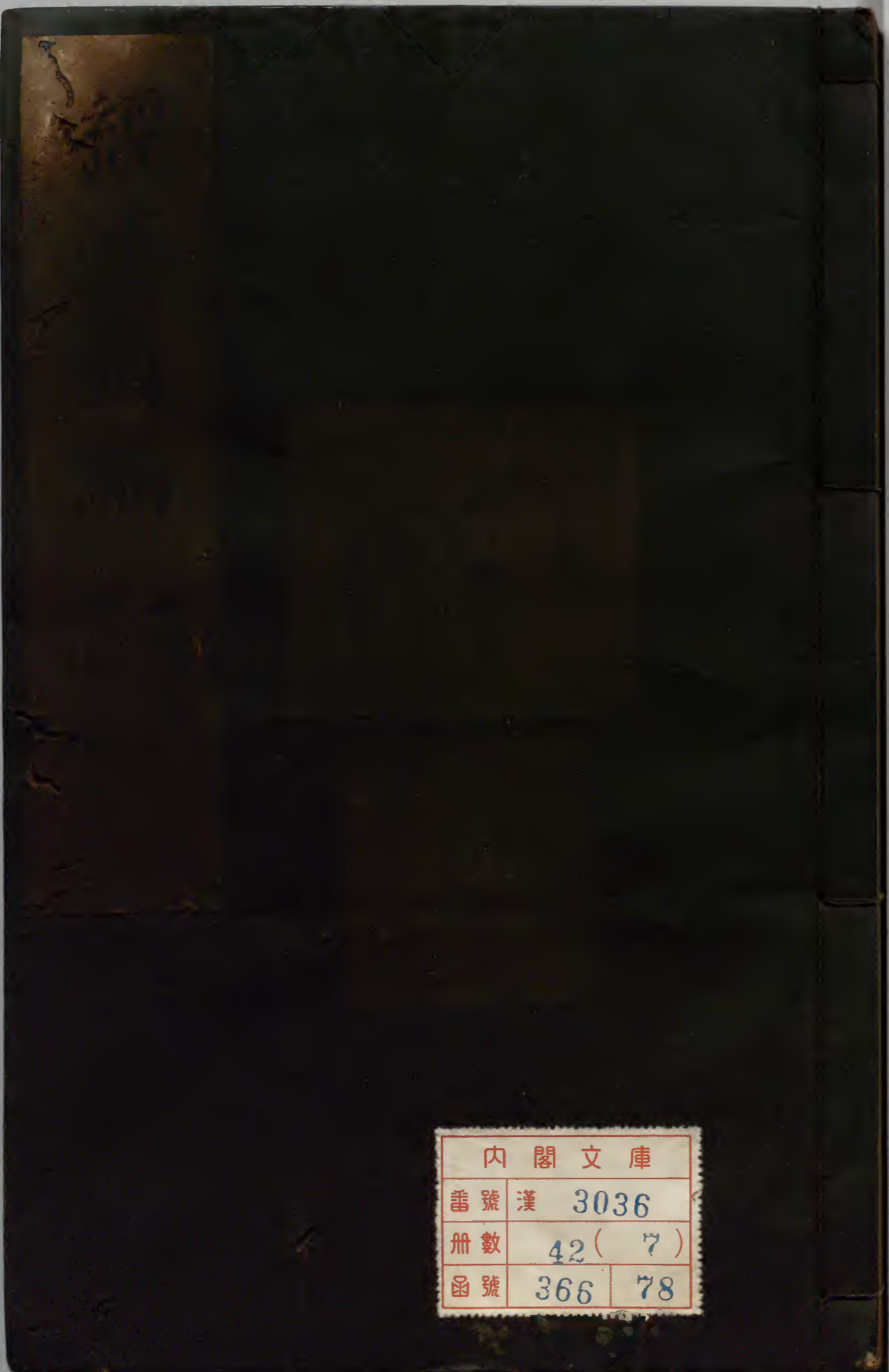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7)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十四

淺學文庫

明北海馬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

霸畧 十八則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子之

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

經濟類編卷十四

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勇焉弗若也相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
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
是也相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相公曰施伯魯
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
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相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
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
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
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
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相公親逆之於郊而與
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
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
褻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

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容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罇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喏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少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

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鎛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不濡身衣襜褕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栢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栢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栢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栢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

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相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相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相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

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相公親見之遂使役官相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相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栢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壝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寓犧牲不畧則牛羊遂

栢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

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栢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栢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栢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栢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

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覘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劔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擣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

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鄗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

文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

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相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相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相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相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相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相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相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相公之爲已動

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相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綬纂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相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相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茲晏負夏領金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
五月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
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
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
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隣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
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
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
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
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

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
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
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
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
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
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
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育稱疾召管仲
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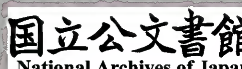
乎仲曰諾于是令之縣鐘磬之核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

桓公起行筍簋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

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

人衆兵強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

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出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出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



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有所與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

系河類編卷十四
主不然輕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
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
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
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
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
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
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壑近而攻遠以
大率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
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軍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晉悼公

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京

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

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爲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楚莊王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秦穆公 魯僖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
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茂稽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
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
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豎彙郤桶先
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
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
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穀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
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
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
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

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代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吾乃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自若以

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

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旣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

未可知也王曰諾 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
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
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王召范蠡而
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
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
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
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

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
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
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
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
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
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
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
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

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
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
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
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
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
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
往從其所剛疆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
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

客剛疆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
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
其來也剛疆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
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
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

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
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
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
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
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
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蠡不
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
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醜然而人面
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雄曰子范
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
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
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
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
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
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
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
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
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
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袁紹與曹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
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
八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法術十四則

韓非三難篇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有度篇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

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

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
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
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
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
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
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
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
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
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
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
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
之法虚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鑊錙傅體不
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

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持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喻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且以待任夫爲之人主

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

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注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定法篇。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賞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

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

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藏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也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大體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

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
 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記年
 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
 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
 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
 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
 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
 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
 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評邪篇 嬰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

趙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
 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
 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
 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
 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
 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
 則鄆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
 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
 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
 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經海類編卷一四
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
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
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
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
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
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
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
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
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
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

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
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
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
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
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
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
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
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
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
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

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醋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

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日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

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
 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
 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
 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
 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
 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
 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
 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
 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
 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也

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
 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
 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
 必貴如今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
 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
 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
 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
 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
 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
 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



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
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
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
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
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
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
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
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
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
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

有賢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
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
者以邪為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
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
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
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
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
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
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

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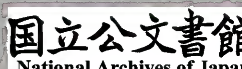
用人篇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

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蔽力氷炭不合形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

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
 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
 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
 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
 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
 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
 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
 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
 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釋儀的而
 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
 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
 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
 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如此則上無殷
 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
 德極萬世矣

五蠹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
 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
 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



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鑕燧取火以化腥臊而
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
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
有構木鑕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
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
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
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
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
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
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
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
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
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
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糲粢之食
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
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版
歷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
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讓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

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繫
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臆臘
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
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
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
士豪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
故節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
世而借適於事古者大王處魯鑄之間地方百里行

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
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
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
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
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
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
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
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

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綏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惟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

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

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
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
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
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
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
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
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
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
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
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
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
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
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
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
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
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
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
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

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廝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

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之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

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照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

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仁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

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

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
 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
 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
 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
 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
 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
 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
 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
 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
 擊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

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
 効壘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壘則名卑地削則國
 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
 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
 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
 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
 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
 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
 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
 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

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聽說於其臣事
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
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
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
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
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
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
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
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

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
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
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衛半歲而亡是周滅於
從衛亡於衛也使周衛緩其從衛之計而急其境內
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
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
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
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
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
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

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其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貧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

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安危篇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



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也

六反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
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
思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
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
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
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
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
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
而不望此所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
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
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
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
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
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策亦可決
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
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
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

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隣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

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

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爲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筴之訟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夏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

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杜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說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戶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去其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憚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

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逆說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

不得詐欺計功而行堂具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得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守道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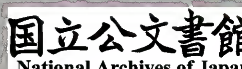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

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

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效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畧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曠日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眉嗟喟之禍服虎而不以難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責育之所患堯難也故設桺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

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不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外儲說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



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
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
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
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
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
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
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
馬犬彘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
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系流類系卷十四
五十一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居轅而歌前者
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
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
以致之故也

經義類編卷十五

明一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儲宮類

太子一六十七則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
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
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
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
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
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
長幼之節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

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
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
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季公於夷宮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遽條不可使俛戚施不
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眊不可使
視瞿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於豕
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毋不憂在傳弗勤處

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奴
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
二虢度于闕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
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
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
直縛蘧條蒙瓊侏儒扶盧矇睞修聲聾聵司火僮昏
喑瘖僬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
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卍浦而後大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
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啜啜不容粒痛已之不
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楚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而有五觀湯有太甲
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
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
傳之問於申叔時

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
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
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
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
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
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
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
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
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

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
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
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齋肅以耀之臨若
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
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
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
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赦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
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
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
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
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
狠對曰宵之狠在而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而狠不
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
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
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
工尹日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

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譏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譏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
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
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
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
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
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
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
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
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
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
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
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
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
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
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

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

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迹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力也

高帝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勞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高帝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蘇軾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

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
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
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
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
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
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
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
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
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
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爲高帝
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
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
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
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
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
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
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
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
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
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

系河類編卷十五
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
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
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
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旣死而呂后始有
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
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
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
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
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
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
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
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高帝勅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
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
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
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
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
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

大工然亦是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
習毋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孝文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
而禪天下焉而曰預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預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
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
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
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預哉諸侯王宗室

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
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
子入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
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
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
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
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
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勿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
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
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

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賈誼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

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

妻嫁女必擇孝 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

孝不敢淫暴當 不善之故曰鳳凰生而有

仁義之意 而有不食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

母嗚呼戒之 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

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

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

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

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

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懸

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

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
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
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
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
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
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
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下母取於地中母
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
詳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差臣
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
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於
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
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
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
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
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
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
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

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

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卻變士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古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傳職篇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聞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於百官不衰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寧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

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
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僞聞小
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
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
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
噍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
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憊暑而暍寒而嗽
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
元好自執器皿函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拆

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
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
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
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
太史之任也

保傅篇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世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

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
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
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
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
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
之鼓聲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
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鸞而親饋之所
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
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
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
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
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
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
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
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
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

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而明日射六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鼂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人主所以
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
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聽言萬民則海內必從
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
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
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
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
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
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世
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
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
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
囊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
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
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
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

不申於瞽聵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
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
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
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感皇太子造飾姦
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
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
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
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

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
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
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
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
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
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
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明帝下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
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
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
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
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
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於令典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
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
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人使授太子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
陽博士闕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
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諸因
拜榮爲博士引闕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
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
禮讓相厭不以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
詔諸生雜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日會庭中詔賜奇

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
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
榮見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
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
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
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
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
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
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緇車乘馬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
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
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
太子以聰睿之資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
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
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
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
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
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

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
列不敢有辭願若慎疾加食重愛玉體

班彪論東宮師保書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

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
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
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
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
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
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
而注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

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
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
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
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
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
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
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
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
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

安帝延光三年江京樊豐等譖殺太子乳母王男邴

系漢書卷之五 二十五
吉等太子思吉京豐懼乃與閻后構讒太子帝怒召
公卿以下議廢太子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掾
爲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
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
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張皓退復上
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
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
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
濟陰王來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
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
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
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
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
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
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
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及帝崩
閻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卽位咸稱社稷臣
順帝立太子炳擢侍御史种暘監太子於承光宮中
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
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

副人命所關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
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
去喬退而歎息愧暲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
者良久

袁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
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
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
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
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
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

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
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晉愍懷太子之廢也閻績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
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
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
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
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
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
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
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

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

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



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
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
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
於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
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
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
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
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
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
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
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
處士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
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閤寺控控之誠皆爲
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
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
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
須刑誅書奏不省

劉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
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
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

意也矐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真矐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矐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矐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彫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平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泰山之安義光有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

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之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懼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流涕悲感朝臣懼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李雄立兄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

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事垂尅薨於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

慕容儁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
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
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愛稱竒無大雅之體自
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
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
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爲中庶子旣忝近侍
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
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
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
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詰無幽此其
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
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
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
旣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
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
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聞然二闕未補雅好游
政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
石之惠汝宜戢之

潘尼釋奠頌 晉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

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
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
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
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於太
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
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爲殿懸幕
爲宮夫子位於西序顏回待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
辨位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徒垂纓珮玉規行矩步
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
楹之間陳壘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
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邵闕里
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
業允不可替已於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
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
辟卿士蕃王三事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
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
閤盤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
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
有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
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

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
化洋溢於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
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
盛美濺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輒作頌一
篇義近詞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
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徽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
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
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
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不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
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闕茂留精
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閭鋪以金聲光以
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
穆穆侍講閭閻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贖溫故
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
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
攸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
先見知來洞徹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又鱗萃髦士
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
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
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

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胃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白觀國
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
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罔
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植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
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
伊何思文哲後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
九有純嘏自晉末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
風雲鸞鳳是廁身澡芳流日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

志

晉成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允弟素
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踈爲他人所間每說成
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
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
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祚
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爲嗣冰充及武陵王
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成帝幼冲嗣
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北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
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

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柰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河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馥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

議諸王臣請勿頸殿廷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馥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高祖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受命儲宮踐升大位朕得優游恭已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

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詔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卽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大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

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

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
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膏骨今日之事必以死
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
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
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
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
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
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
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
心遂安

比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闡覽時政甚
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
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
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
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
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
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
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周太子贊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

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擇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袁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蒨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

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宣帝
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
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
子不宜爲太子詹事與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
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宣帝卒以總爲
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爲女
太子亟微行游總家宣帝怒免總官

唐太宗時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
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
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况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
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
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
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
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
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

經濟類編卷十五
四十一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水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

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嘗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游處談論

太宗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太宗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太宗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異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

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褚遂良諫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疏臣聞周文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記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太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知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化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敘新樹太子莫不忻躍旣廢昏立明雖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憊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

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

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武后時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

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德昭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校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僭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

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子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旣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

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疋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

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明皇之爲臨留王也趙麗如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如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瑒及卽位幸武惠如麗如等愛皆弛惠如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如泣訴於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

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

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動色故訖罷相太子得無動

建寧王俊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
日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
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
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
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
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
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
此固倓之心也

至德二載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肅宗以駿馬召李
泌於長安旣至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
如之肅宗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
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
免臣於死肅宗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
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
可留也肅宗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
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
求歸若其旣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
五不可也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肅宗曰建寧朕之

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
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
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然之
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
始敢言之耳肅宗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
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
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
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
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
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
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
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
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
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
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
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
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
請歸山肅宗曰俟將發此議之
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

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廷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
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
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
其容表非有蠡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
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
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
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
太子必不知謀彙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
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
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
英閣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
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
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
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見
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

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太子未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游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嘆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卽位順帝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

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領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經濟類編卷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儲宮類二

太子二十則

唐元稹論教本書 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言之臣聞賈生曰

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
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
天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爲
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
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玩
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
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
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
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
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
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
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
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
以辯焉入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
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
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
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
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
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
也可不謂信然哉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

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寃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脣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措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

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

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
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
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
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
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
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
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豈與魏晉已降凶賤其兄
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

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諫冒昧死誅而言之

李德裕天性論諫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
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
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
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
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
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
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
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
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

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二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遜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稱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音公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半希濟本論

周文之先自公

劉后稷積德累仁以

子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

于商武王從兆庶

之心順聖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亦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分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于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于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

相及豈周之盛德爲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爲王者然其道則與太王王季文王爲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爲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存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配天不其偉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爲而不有夫其聖德過于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于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易至有不離強保之中童嬰之列而卽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爲之

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卽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甲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僞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于典誥垂于後世守文之君也生于深宮長養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于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于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

本故小人易欺焉况幼穉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
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于暗故時之晦也盜
竊興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
以小人奸臣唯樂于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提其
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
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况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
月無問名之禮至于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非
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縱不
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
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卽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
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衮冕端拱之默于
殿上雉扇熒煌香烟蓬勃左右紛紛然莫之知也班
列千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
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
耳敢及于時乎敢及于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
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
不與名臣賢士厚饗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
親亡于畏憚通于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
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
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于危疑

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游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于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于吳爲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疑其兄致于篡弑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慧不能辨菽麥羣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

看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于衆人遂背秦好立靈公幼而好虐竟爲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呂后燼于糟糠其子盈爲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爲呂嫗所滅非乎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于代卽是爲文帝不十年幾至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蓋定廢一之册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也之干晉武也君臣

之交矣知王鬯之不惠必傾世祚撫其牀而歎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爲君果致元海倡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爲俘執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爲十六普天之下皆隆燼炭此惠帝之所爲也是知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爲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爲治曰亂嫡庶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于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爲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未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于生民乃棄其子而禪于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于他

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洊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爲若君明于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寘于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于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後唐北都雷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書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

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

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
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
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
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
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
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
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
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
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
世法也

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
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
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

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
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
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
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
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
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
然乃奉太子至福靈殿卽位垂簾曰見羣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真宗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
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
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
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
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
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仁宗時群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韓琦旣相
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晉禍亂之起
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
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范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卽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

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接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

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群臣皆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未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

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
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
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
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
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
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仁宗時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
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
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
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
意決矣王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
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
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
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續漢書卷之十一
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
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英宗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
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
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
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
端慤難移而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
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
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

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卽時斥逐若皇子自
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
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
是封皇子頊爲穎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增置宗室
學官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
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
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卽召學士承旨張
方平至福靈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

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
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
不能不動也

哲宗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
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
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
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
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
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
論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

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
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極前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
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
第十一子也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憫朕若不法神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
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
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
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
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
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
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
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
王禪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遐處藩服庶幾上慰在
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
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
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
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
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
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
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
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
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續漢書卷之六
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德
壽王崩光宗稱疾不出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
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
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
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還閒正得之大
懼因朝佯什于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
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
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
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
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什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
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
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
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

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騌余端禮

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闕禮使傳旨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

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言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彊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

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
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
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
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苜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
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
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
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
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
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
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
立為皇子更名竑乃與苜秉義郎賜名貴誠

皇子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
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
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
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
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
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
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
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

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竝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竝之失言于帝覲帝廢竝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

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齊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平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

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俛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

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

續漢書卷之十一
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
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
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
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
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
至是立爲皇太子

太子真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
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
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
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

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
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
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
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
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
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
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
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
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今諸子傳觀其書時
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

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元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賜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一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

僚屬以次列坐好文以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卽曉由是愈崇尚佛學成宗時哈剌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

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謂孟醫也言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下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二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然不違人是爲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眾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刺哈

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反詣諸王禿刺定計囊加反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濶濶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覲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

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
僥倖羣小多不樂旣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
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
遂逃去不知所之

奪嫡 十五則 附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
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今
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
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晉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

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泣事猛足乃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

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驪姬既遠大子乃生

之言大子由是得臯

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蒞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獻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蒞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

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還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蔞出語人曰天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

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天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天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天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益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天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

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危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

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相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

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
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
東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
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
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
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詛之衣也其
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
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
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
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
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
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
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
握金玦今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
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
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禦戎先友為右衣偏
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

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
尢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
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
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矣親以無災又何患
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
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
耳言焉言之大耳其中必苦諳在中矣君故生心雖

竭諳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辜滋厚我戰雖
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
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
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
食衆不可辯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
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
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

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
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
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我教茲暇豫事君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死已獨集
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
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
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
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旣許
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吾棄君以
殺太子吾不忍心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

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
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
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
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
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
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
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
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

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
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
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
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
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日款
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
之心度棄寵不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
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
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

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
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
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日不可去而罪
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
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
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還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爲共君驪姬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一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今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今國無公族焉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

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
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
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
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
事也衣之尫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閱之尫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
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尫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罕夷曰尫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
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
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
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
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左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一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

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
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
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
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
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國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
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
質於趙處於扁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
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
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
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大子門
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僕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

紀漢書卷之六
四十一
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
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
皆致秦邑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
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
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
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焚書已封未授使者
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

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
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
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
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
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
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
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
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
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
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

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

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丞相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

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
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
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
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
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
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
巷布衣也上幸權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
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選
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
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
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
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

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
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
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
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
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
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
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
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
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奉其賜劍以自
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
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
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
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
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
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
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僞漢建元時天雨血于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又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于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然

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于是收志瑋遐于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又抑而弗通

郭倚有憾于劉乂謂劉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乂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

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陛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倚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倚曰此

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
停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謂卿作計卿能用否二人
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
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
上聖性寬慈殿下篤于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
許諾絜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絜以
爲信然初斬準從妹爲又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
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絜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
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係望也至是
絜又說絜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

可乎絜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
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
已及故不敢耳絜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
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
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絜曰爲之柰何
準曰主上愛信于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
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
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
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

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下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隋文帝使太子勇叅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鏡帝見而不悅戒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殖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

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忌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及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

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密令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籍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下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司馬張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旨之廣大悅多資金寶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爲歡樂耳約驚問故述

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意請立晉王在賢兄口耳誠能此時建大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廢大孝愛親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數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厭勝帝

又使素觀勇所爲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疎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脇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勇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長盜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遭胤索且云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來倘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奶卜吉凶語臣云至尊懼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之于庭以示文武為太子之罪帝及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然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螯手不宜復留意途

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內史省
賞楊素物三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
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初雲
昭訓父定興出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
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
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
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踈政黜之
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
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于房
帷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

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
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于閣內與勇戲大笑聲聞
于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之請乃釋之勇
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
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
帝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勇嘗宴宮
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
今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首比倡優進淫
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
累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

遂趨出及廢勇高祖召東宮之屬切責之皆惶懼無
敢對者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
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今
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
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
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
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
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
用之

唐太宗太子承乾少有躄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

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居宮中則
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
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
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調左右曰一朝有
天下當帥數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
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
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朝夕與之同遊戲
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嘗曰我爲天子極情
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數百人衆自定矣私幸太
常樂童與同臥起上怒殺之太子於宮中構室立像

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朋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闇劣欲伺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中訶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預其謀割臂爲誓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

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以不諫諍免爲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靖將反矣

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于帝曰君集自負微功耻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詠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

言此國家大要亦亡所不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

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卽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懽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承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

晉書遷嶺表

卷十六終

卷十六終

